

模糊数学

布什税收政策导引

[美] 保罗·克鲁格曼◎著

何志强 邢增艺◎译

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嬉笑怒骂的笔调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让严肃的分析读起来趣味盎然。本书不仅是经济学人士的必读之物，更为广大财经英语爱好者提供了学习机会。

中英文对照

FUZZY MATH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HE BUSH TAX PLAN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F817.123.2/3

2009

模糊数学

· 布什税收政策导引

[美] 保罗·克鲁格曼◎著

何志强 邢增艺◎译

FUZZY MATH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模糊数学: 布什税收政策导引/ (美) 克鲁格曼著; 何志强, 邢增艺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7

书名原文: Fuzzy Math: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he Bush Tax Plan

ISBN 978-7-5086-1562-2

I. 模… II. ①克…②何…③邢… III. 税收管理—财政政策—研究—美国—2000~2001

IV. F817.1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1646 号

Fuzzy Math: The Essential Guide to the Bush Tax Plan by Paul R. Krugman

Copyright © 2001 by Paul R. Krugma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part in any form.

模糊数学: 布什税收政策导引

MOHU SHUXUE: BUSHI SHUISHOU ZHENGCE DAOYIN

著 者: [美] 保罗·克鲁格曼

译 者: 何志强 邢增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1035

书 号: ISBN 978-7-5086-1562-2/F·163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引 言 1

第一篇 越少越好?

- 1 减税的政治学分析 7
- 2 减税的经济学分析 14

第二篇 追随资金的踪迹

- 3 收入与支出：联邦预算 27
- 4 变成王子的青蛙：财政盈余的来源 36
- 5 林中之鸟：财政盈余预测 44
- 6 花钱太多？设定一个盈余目标 52

第三篇 实施减税

- 7 布什的计划：基本要点 61
- 8 为了更富的人，为了更穷的人：谁将从减税中获益？ 71
- 9 替代方案 82

INTRODUCTION 93

PART I IS LESS MORE?

- 1 THE POLITICS OF TAX CUTS 99
- 2 THE ECONOMICS OF TAX CUTS 106

PART II FOLLOW THE MONEY

- 3 GETTING AND SPENDING: THE FEDERAL
BUDGET 119
- 4 THE FROG WHO TURNED INTO A PRINCE:
ORIGINS OF THE SURPLUS 128
- 5 BIRDS IN THE BUSH: PROJECTING THE
SURPLUS 137
- 6 TAKING TOO MUCH? SETTING A SURPLUS
TARGET 145

PART III MAKING THE CUT

- 7 THE BUSH PLAN: THE BASICS 153
- 8 FOR RICHER, FOR POORER: WHO BENEFITS
FROM THE TAX CUT? 163
- 9 ALTERNATIVES 173

引言

本书不是什么侦探推理小说，因此一开始我们就揭开故事的谜底。2001年，小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是一个好主意吗？绝对不是，即使对未来财政盈余作最乐观的预测，该计划都过于庞大。与以前对财政预算所作的长期预测一样，过高估计预测结果发生的概率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减税可能会摧毁美国的繁荣吗？也许不会。正如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那样，其实每个国家都蕴涵着毁灭的种子。我们的经济体，规模庞大，富有弹性，不管政府的政策多么糟糕，它都能逃过劫数，重获新生。

然而，尽管减税不是事关经济繁荣与崩溃这样的大事，但它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事论事，不管你是否关注它，事实上，减税已经成为美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保守派正试图重塑美国大规模减税的新理念，并将减税作为实现他们远景目标的第一步。那些并不认同这一远景目标的人正是基于此，才感觉到他们必须对这项计划进行反击。

固执地追求减税对其他政策决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还可能误导许多其他议题的辩论。应该如何应对2000年经济的下滑？我们并没有能够对此进行理性分析，政府当局利用当时的经济下滑为随后十年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寻找合理的托词，政府部门也根本不考虑刺激经济的临时性减税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与他们的长期计划不一致。医疗保险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以便将处方药也包括进来，但究竟应该怎样操作？政府当局也未能向我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

方案，因为医疗保险范围的扩大将明显减少财政盈余，而政府部门宣称正是这些盈余可留为减税之用。在国防政策上我们又有何规划？政府当局也没能对此进行实事求是地讨论，因为由此引出的财政支出数字将使人们对减税的承受能力产生怀疑……好，你已经抓住问题的实质了。

这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提议，还关系到减税计划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减税计划表明减税的推动者藐视一切细节问题，正如他们不愿意讨论减税计划的真相一样。也许他们认为最终结果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也许他们还认为为了追求崇高的真理，假借善意的谎言也没什么大不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以违背理性诚信而编制出来的减税理由实在让世人瞠目结舌。我们可以对布什在竞选中的不实言论置之不理，因为这些言论部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我也从不关心现代社会的任何竞选活动，因为竞选活动中弥漫着的歪曲与谎言早已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但据我所知，布什自入主白宫以来的所作所为——精心的错误表述和对真相的掩盖——在美国经济政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这种治国理政的方式能够成功的话，人们将会觉得十分羞愧，因为它会为未来的政府树立一个不良的榜样。

大家在减税问题上的争论正好可以为国人上一堂教育课，这堂课的确非常有必要。实际情况已经清楚表明，那些本应对联邦政府情况非常了解的人，比如记者和电视评论员，连基本情况都知之甚少，比如钱从哪里来，花在什么地方，社会保障是如何运转的。当然如果广大选民对这些东西一知半解，糊里糊涂，没有必要去责难他们，因为毕竟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关心的不是政治学，而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政治家们竭尽所能地忽悠老百姓，而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并没有让政治家们讲真话。但是，也许这次有关减税的辩论为我们超越“大政府”、“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等口号并开展一次求真务实的辩论提供了机会，我们需要政府做什么，不需要政府做什么，社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向大家需要的服务支付费用。从更加个人化的角度来看，本书也为我更加详尽地阐述上述问题提供了机会，而这些问题的讨论根本不可能压缩成仅有 735 个字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

既然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堂公民教育课，我们就从减税的深层次背景谈

起，即减税的政治逻辑和经济影响。减税的政治逻辑是减税是保守派的责任与义务，尽管减税本身并不受人欢迎；减税的经济影响既包括实际的影响也包括我们想象的那些影响。然后我们转到浅层次背景：美国财政预算的实际情况，未来十年美国巨额财政盈余预测的来源和可能性（或许根本没有），以及长期展望。然后我继续将焦点转向已公开的减税计划：布什的计划和其他替代方案。

显而易见，本书表达某种个人观点，但绝不是一种恶意的抨击，而是试图成为“公民的指南”。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减税，甚至存在需要按照类似布什减税提案进行减税的情形，但肯定不是布什政府所编造的那种状况。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让老百姓了解一些情况，至于利用这些信息你要做什么，将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第一篇

越少越好？

1

减税的政治学分析

英语国家普遍有反对征税的长期传统，从 14 世纪瓦特·泰勒起义反对理查德二世的人头税，到 2000 年英国卡车司机罢工反对燃油税过高，致使整个英国瘫痪数日，实际上，有关普通百姓为反对过度征税揭竿而起的事件不胜枚举。

美国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在美国，有关减税辩论的政治学非常独特，人们对辩题本身往往不感兴趣，而那些对辩题感兴趣的人所持有的观点与他自身的经济利益恰恰相反。因此，从深层次看，这并不是一场有关金钱的辩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书写历史、子孙能否摆脱父辈影响的辩论，是一场关于今天“创造的现实”将决定我们这一代人自此以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辩论。

我本人并不十分擅长政治学分析，但在进行减税经济学分析的时候又不能完全回避一些政治学的内容。因此，请允许我就我眼中的减税政治学作一个简单而又略带个人色彩的总体阐述。

漠不关心的公众

尽管减税计划是布什角逐白宫的中心议题，推动国会通过整个减税方案成

为布什登上总统宝座后的主要工作，但民意调查自始至终都显示，大多数选民实际上对能否享受到减税带来的好处并不感兴趣。恰恰是另外一些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障问题，却更加受到大多数公众的关注。实际情况是，布什充分利用白宫的优势，设法得到了一两次反映人们非常看重减税的民意调查，但这也恰恰表明人们对个人减税的热情不高，而且不相信减税能够加速经济复苏。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布什的减税方案规模太大，而且向富人倾斜得也太多。

你有可能对民意调查置之不理，甚至认为在被调查的人中，一些人在选举时投票支持的就是那些承诺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候选人，但这种观点是有一些问题的——不仅仅有这么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就是他们中更多的人投票支持了戈尔。一些有关选举的研究显示，2000 年的选举打破了高收入阶层支持减税候选人而低收入阶层支持增税候选人的传统投票模式。在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那部分人中，很多人投票支持了共和党，但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计划中得到税收减免，而处于收入分布顶层的那部分人，他们是布什减税计划的最大受益者，却投票支持了民主党。

这种个人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的大分裂从选举一开始就出现了，以沃伦·巴菲特为首的一群亿万富翁公然反对税收计划中的部分内容——废除遗产税，这项优惠政策几乎完全是针对富人阶层的。《投资人商业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攻击这群亿万富翁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因为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需缴纳太多的遗产税，这就是这场辩论的奇特处所在。实际上，该社论并没有指出，这群人不需缴纳太多遗产税的原因是他们正打算将大部分遗产捐给慈善事业。

我认为那些投票支持布什的选民更多的是出于文化上的原因——他们将布什视为传统价值的捍卫者、现代无神论的反对者，他们觉得自己投票支持的是一位合适的人选，而不支持那个自诩为精英人士的候选人。那些“不搞模糊数学”的呼声并没有受到减税的激励，更多的是出于对那些自认为比普通老百姓更精明人士的憎恶，他们认为戈尔只是企图让选民相信布什的减税计划倾向于富人阶层罢了。

但是布什可能已经从某种途径感觉到了这种憎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布什的减税计划严重地倾向于富人，而且要将这样的减税硬塞进一项负责任的财政

预算提案中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那么布什为什么还是要冒险将竞选的主轴放在减税上？

父亲的罪过

在保守派的眼中，里根的地位无人能及。我最近读到一些关于里根的资料，这些资料将里根列为我们“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这就使我感到非常纳闷，我们应该将下面三位中的谁降格：华盛顿、林肯还是罗斯福？

当然，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自 1932 年以来，在美国右翼中没有出现过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右翼总统。共和党人曾长期占据白宫，在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期间他们都没有紧缩财政的打算。特别是尼克松，按照现代的政治标准，他是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但其后继者们，扩大了某些民生项目的支出，而大大缩减了环保、安全等方面的开支。

里根可能是第一位试图刹住政府扩张风的总统。在保守派的眼中，1980 年、1984 年和 1988 年三次总统选举的压倒性胜利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然而老布什无法让人原谅：他输掉了总统竞选。

身处保守派运动之外的我们很难感悟右翼人士在随后两次大选落败后情感上所经历的愤怒和落寞，不然在国会中为什么共和派拒绝称克林顿为“总统”，最多称为“你的总统”呢？自佛罗里达州竞选失利之后，共和党更加自怨自艾。他们感觉无法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最终总会归向它应该去的方向，然而，在经历了他们的候选人的无能，领教了白宫那个可恶家伙的个人魅力之后，保守派们感觉到自己被残酷地放逐了。

老布什受到的责难最多，毕竟他是一位活脱脱的变节者——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请听清楚我的话，绝不加税。”然而由于对总统职责的错误理解，他违背了自己的这一誓言。

小布什从一开始参加总统竞选就与他父亲的幕僚联系在一起，老布什政府的政客们，现在很多都是有权有势的公司高管，将这位在镁光灯下跃跃欲试的得克萨斯州州长看成他们绝地反击的合适人选。但为了将整个共和党人团结在

自己的周围，小布什不得不劝服里根的拥护者们，让他们相信他是又一个里根，而不是又一个老布什，因为这些人认为正是他的父亲让他们的目标落空。

现在很难相信，在共和党提名的早期争夺战中，《福布斯》杂志继承人史蒂夫·福布斯却是大家公认的一位有力的竞争者，当然对布什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福布斯在一署名特刊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建议用“单一税”代替累进所得税，也就是不管收入如何，所有纳税人都遵照统一的纳税标准。福布斯自称是里根衣钵的继承者，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布什这对父子是一路货色，他还特别提到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时就曾试图加税。

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提出的建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当政时的政策。他试图削减公司税和财产税，这些“累进”税大多由高收入者承担；但同时提高销售税，这一部分“递减”税更多地落到低收入者肩上。因此，他提出的减税计划实质上在降低富人负担的同时却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这项建议非常不公平，即便在得克萨斯州也是如此，后来这项计划也并未被实施。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布什的减税方案在总统竞选战一打响时就提出来了，尽管它不是一个单一税，但在方向上与福布斯的方案是一致的。从那时起，该计划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

布什的税收方案缺乏足够的弹性，尽管自 1999 年以来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布什仍然坚持认为他提出的计划“合理可行”，要想理解这一点最好从政治背景中寻找答案。布什不可能进一步扩张他的计划，因为这可能拉响财政警报，即使他必须面对这一问题时，他能做的也仅仅是通过高超的会计技巧将预算数字加起来。布什也不可能削减这一计划，否则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正在重复他父亲的老路，在竞选时对保守派信誓旦旦，一旦当权则又回到中庸状态。

如果在共和党中真的存在一派强势人物，将减税作为试金石，它将决定一个政治家是否是这项计划的真正推动者之一，那么所有这些都将变得非常有意义。但是这种对减税的依恋情结又源自何处呢？

长远的算计

保守派之所以坚持减税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税负越低经济增长就越快。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严格审视这一经济学观点。但是保守派推行减税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简单的经济学来解释。

保守派的计划中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小政府。保守派很乐意看到约翰逊式的伟大社会甚至罗斯福式新政的回归，但绝不愿意看到美国变得更像一个福利国家，一个更加类似瑞典和加拿大的国家。

促使建立小政府有个直接的办法：你可以投票反对新项目的提议，并且尽可能地削减已有项目。但你还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达到建立小政府的目的，那就是让那些未来的政治家们确信要支付这些社会项目的开支将非常困难。

戴维·斯托克曼，里根政府的预算主任（不管他声名远扬还是声名狼藉），曾首次向一位记者坦陈，后来在他的书中也披露，里根顾问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那个“美好的前景”，此前景展现了政府可以轻易承担 1981 年的减税计划。相反，他们利用可能出现财政赤字作为威胁来削减开支。尽管里根政府试图通过控制支出避免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的行动并不成功，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接下来十五年的财政赤字使我们的政府不得不在支出上精打细算，而且利用减税，里根政府“创造了一个客观事实”，迫使他的继任者们将政府的规模控制得比较小。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逆转，财政盈余的出现使得对政府规模的控制显著放松，尽管这还不足以完全抵消税收的增长势头，却已足够改变政治动态。

因此保守派竭力推动减税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试图将联邦政府维持在饥饿状态，他们不想给新项目留有资金，甚至连维持旧项目的资金也不想给。

同时，一些保守派正在玩一套更复杂的把戏，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永远改变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形成一个政府规模不断下降的自动循环机制。

理解这一想法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一下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相对于经济总量而言，加拿大政府的规模比美国要大得多：1997 年加拿大各级

政府部门的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42%，而美国的政府支出只占 GDP 的 32%。这就意味着加拿大的税收明显更高，社会项目涵盖的范围更广。在美国，选民和政治家们常常抱怨“政府太大”，然而在加拿大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加拿大的确也存在与美国右翼相似的派别，在一些地区的选举中也获得过胜利，但其影响力要小得多。因此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加拿大更像一个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

为什么彼此相邻的两个国家，政治版图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一个答案就是美国人之间存在巨大的种族差异。直言不讳地讲，在美国，社会项目带来的好处不同肤色的人都可以分享，但是减税的好处就不是这样。比如，对于那些有多个孩子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家庭来讲，他们大多根本不能从布什的税收方案中获得税收减免。因此，种族的分化肯定会影响中等收入选民对所有涉及向低收入阶层再分配项目的投票态度，在看到一穷人时，他们很少会认为“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还是投票支持吧”。

但是保守政治理论家们对美国的这种差异还有更加友善的解释，他们认为不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都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他们说，假设存在一个类似于加拿大的政府，对富人阶层征收较高的税，同时维持着庞大的社会项目开支，那么很多甚至大多数选民从政府获得资助的数额将超过所缴纳的税额，他们将倾向于认为大政府是件好事情（事实上，一些分析表明大多数加拿大人的确是政府资金的净接受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个政府一开始就是一个小政府，累进税制也较为宽松，中间选民所缴纳的税明显比他们所获得的好处要多，那么他们大多会将政府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依靠，就会投票支持一个更小的政府。

从这种观点来看，克林顿政府时代不仅仅脱离了常规，而且还有可能永久地改变美国政治的运行轨迹。富人家庭的税率上升，中等收入家庭的税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也欣欣向荣，人们对政府的好感也开始不断增加。这些都使得阻止美国变为福利国家的梦想处在破碎的边缘。

因此保守派的目标就是要将美国推回到它正确的出发点上。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分析保守派的计划，我们会立即发现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减税，他们最终